

年轻时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不能理解他的“我实在无话可说”；而等到虚长了几岁，有了一些经历，才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

但是，没有说出来的爱，就不是爱吗？我们恐怕还不能这么说。譬如这里要纪念的刘和珍君以及文章里提到的杨德群君、张静淑君，还有那些已死和未死的学生，鲁迅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爱，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许多年后，当鲁迅又一次“直面”几个青年的热吻时，依然用无言来表达他的挚爱之心，他写下了“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缙衣”的诗句，悲愤中正蕴涵着他的大爱如渊！

这是一种更深沉、更有力量、更有力量的爱，一种凝聚着人性情怀的博大的爱！这足以提醒那些以为鲁迅只有恨、没有爱、只有冷、没有热的人，他们或许根本不懂鲁迅的爱。鲁迅的爱是滚动在岩石下面的岩浆，温暖着阴寒的大地。“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就是爱的力量。譬如鲁迅对萧红、蔡登山先生特意写明是“父女

博客丛林

# 大爱无言 大爱如渊

——读《鲁迅爱过的人》

解玺璋

“爱”，有人还发出讥笑，仿佛有什么不能说出的秘密。其实你只要认真地读过萧红或者鲁迅有关萧红的文字，你都会因为有过这样细腻的想法而感到无地自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多少像鲁迅这样，以生命去关爱一个青年作家，并扶助她成长的呢？多的倒是人间的恶俗，还以为自己是真实的，撕去了伪装。

蔡登山先生写到鲁迅和萧红的情感，是让人感动得流泪的。我不是个很善于流露感情的人，几乎无泪或少泪，但读了蔡先生的文字，眼睛也因发烫而有些湿润。萧红是在绝望中给鲁迅写信的，并附上了她刚刚抄就的《生死场》。鲁迅没有拒绝这个陌生女孩

的求援。他不仅同意萧红来上海找他，还在信中为她指引了详细的路线。鲁迅对年轻人的关爱常常就表现在这些细小的地方。萧红要到日本去了，“临别之夜，鲁迅望着即将孤身远行的萧红，他怜爱地坐在藤椅上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而那时，萧红只有25岁。蔡先生的文字是简洁而有情致的，这里没有过分的渲染，一颗仁慈之心已跃然纸上。这是一种父女之情，又不全是父女之情，更多的我以为，还是志同道合者相识相契的同志之情。这些年来，同志之情似乎被什么东西玷污了，总觉得不如

说“男女之情”更显得爽快，所谓鲁迅也是人啊！但人和人是有同有异的，爱也就在这同与不同之间，而不仅仅在男女之间。

我们读鲁迅的文字，知道他很少把爱挂在嘴边。这在今天是很吃亏的。今天所流行的，是有什么都说出来，不然，就会被人责备为“缺席”。所谓缺席者，就是你没有在公众面前表现。可是鲁迅，不仅不会四处表白他的爱，更不会把不爱说成爱。我倒是从他的不爱中体会到了他的“爱”。蔡登山先生也写到了这一点，他的《鲁迅爱过的人》首篇，就写了“鲁迅与朱安”。关于朱安，他曾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对一个女性来说，固然十分的残酷，但从现实考虑，如果放弃这个婚姻，对朱安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牺牲。因为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在这种考虑当中，恰恰可以体会鲁迅的爱心。所以，朱安过世前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可是这东西它不是我的，我怎么要？”  
“眼镜”的同事说：“肯定就是给您的，可能是你老公故意不告诉你就想给你个惊喜，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得了，省得我们再跑一趟……”

“问什么问什么问什么？”李春天突然就急了，“我给你们说得明明白白的，这东西不是我的，还非往我家里塞是怎么着？今儿你从给我送个彩电我留下了，明儿再有人从你们那订个炸弹给我送来我也得收下？你们怎么这么不专业？太不专业了你们，赶紧抬走，再不走我就找你们……”

“抬走抬走！”听见“投诉”二字，“眼镜”不耐烦地对同事挥了挥手，白了李春天一眼之后骂道：“真他妈有病。”

李春天再次拨通了刘青青的电话，才“嘟”了一声，刘青青就接起来。

“老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儿？梁冰是诚心诚意地向你道歉，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吧！再说，他那天喝多了……”

“能不能别再跟我提起这个人？”李春天强压住火气。

“不能，不能！你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你再跟我说那么多，我也不想知道，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告诉你，我这点东西是给你张一男的，你要有空就过来拿一躺，没空就等我哪天送过去。”

“我二十分钟到。”刘青青放下电话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敲开了李春天的家门，不止她一个人，还来了四个搬运工抬着白天被拒收的那台电视。刘青青根本不给李春天说话的机会，果断地指挥工人把电视搬到客厅的中央，然后麻利地付了钱，送客，仿佛她是主人。

看着刘青青大摇大摆坐下喝茶的模样，李春天终于忍不住了，照着装饰彩灯的纸箱子狠狠踢了两脚，“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刘青青扭住李春天的胳膊，把她拽到身边按在沙发上，又喝了一口茶之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口：“耐心点儿，我要跟你谈谈钟小飞的事儿……”

“谁？”  
“就是跳楼自杀那个女的。梁冰都跟我说了，他杀钟小飞之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李春天一下子愣住了。  
“你这个什么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武断。”

“其实说起来也挺惨的，是个悲剧。”她看了李春天一眼，接着说，“钟小飞以前是梁冰公司里的财务，那个后来跟她在在一起的人叫崔凯，是梁冰在甘肃当特种兵时候的战友。崔凯经常到梁冰的公司找他，一来二去就认识了钟小飞，他们俩好上是动了真感情的，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纯粹的金钱和肉体的交易……”

“听到这，李春天忍不住冷笑一声抢白道：“这话听着都新鲜，交易都交易了还说不纯粹。不是交易是什么？”

“人总是有感情的吧。”刘青青翻着眼皮看着她，“崔凯跟他老婆的婚姻特别不幸福，互相折磨了那么多年，他老婆先提出来离婚的，崔凯马上就同意了，本来他老婆不知道他跟谁多了……”

钟小飞的事儿，崔凯觉得反正是他老婆要提出离婚的，也就不再避讳，没想到，她老婆知道了崔凯跟钟小飞的事儿以后，又不离了，死都要跟崔凯绑在一块。”刘青青的言语中流露着惋惜，仿佛崔凯的老婆突然转变了主意是整个悲剧的根源。

李春天无疑已经进入到了刘青青讲述的“故事”，让她感到费解的是：这个崔凯的家务事跟梁冰有什么关系？

所有的转折从崔凯老婆得了癌症开始，钟小飞背着崔凯去家中看过她一次，她们说了许多掏心掏肺的话，崔凯的老婆一直保持着平静又冷淡的微笑，让她钟小飞别着急，他们俩终于有一天会在一起，因为她将不久于人世。

那天从崔家出来，钟小飞像中了邪一样疯狂地给梁冰打电话，也许出于对患病者的同情，也许出于年轻女人对容颜消逝的女人的怜悯，总之，钟小飞在梁冰面前痛哭流涕，因为她发现，即使崔凯跟他老婆的关系那么冷淡，那个女人还是深爱着他的，即使她那么怨恨，也还是爱他。

钟小飞决心要离开崔凯，她不忍心跟一个濒死的女人争抢什么。

“她为什么跟梁冰说这些话？”李春天簇着眉头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庄羽著

此去经年

坝上风光(摄影)

群琦



## 词三首

七 萍

蝶恋花

新花杏头点翠鸣，谁家韭园，闲蝶弄青，杨柳试袖腰身轻，斜插岸边数枝红。群芳约来汉关风，犹自相逢，前尘烟雨，春色十分疏月明，锦瑟年华何人共？

临江仙

一池绿萍漾清波，无力聚散西东。留春不住暮色空，柳长乱莺鸣，风动碎萍明。 沟壑浅溪今犹在，不似他年月明。有恨绵绵总关情，江水无言去，烟花笑长风。

鹧鸪天

晨间细鸣鸣柳，钟声传暮更断肠。春到垄上生远草，蝴蝶低飞梨花墙。天渺渺，云茫茫，此去最恨聚无常。折得一枝窗前月，寄来故乡雁几行。

## 电视节目

李 辉

给我们其乐无穷的世界。同时，我发现同学好友也都沉浸在电视带来的狂喜之中，过去我们每到春天就要去踏青的，同学们经常轮流坐庄做饭招待其他同学，或者经常串门走动，但这一切统统被今天的电视节目所代替。每个人下班回家忙着做饭吃饭，接下来就是打开电视，直到所有的频道都和我们一起道再见，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封闭的时代。

随笔



碧池红荷(工笔画) 陈 军

电视机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们的家庭，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记得第一次看电视是在家乡的中学里，大院里每天晚上在播放《霍元甲》，我和同学们偷偷跑出来看，冒着毕业影响升学的危险。霍元甲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我们如痴如醉，看到高潮处我们还会拍手敲盆，梦想自己长大后也成为一名爱国的英雄。

后来我们上大学，每年除夕之夜的晚会成了全家人团聚的一种方式。能够不受限制地嗑瓜子，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团聚在一起，品评着当初电视节目中很少见的港台艺人，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甄妮的《鲁冰花》，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年轻的心也随着这些音乐而充满激情。

小小说

## 阳台上的风景

秦德龙

阳台，又冲进了厨房，又冲进了卫生间。

岚抱着双臂，站在客厅中央。岚矜持地问：“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了吗？”

锋把房间里的昏灯又查看了一遍，一无所获。锋沮丧地跌进了沙发里。

岚咯咯地笑了起来。岚说：“吃醋的男人，也有魅力。”

锋噙着香气地问：“你究竟搞的什么鬼？！”门口男人的皮鞋，阳台有男人的大裤衩！”

岚笑了。岚说：“你仔细看看嘛，皮鞋是狗的，大裤衩也是狗的！”

锋嘿嘿一声笑了。狗的，就是狗的。锋说过的，这辈子，愿意给岚做狗，做一只忠勇的狗。

“就算是想俺，有必要这么招摇吗？”

岚说：“你说什么呢？你不在家，俺一个人害怕哩。俺摆上你的皮鞋，挂上你的大裤衩，说明俺男人在家！坏人看见这些东西，就不敢来了。”

锋将岚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又是三个星期过去了，锋还没回来。岚坐不住了，决定到矿点去一趟。岚打算悄悄地摸过去，给锋一个意外的惊喜。

于是，岚搭车去了矿点。矿点在乡下，在山沟里的一个小镇。矿点的人，在小镇租了一栋老房子。

一位老乡，热情地把岚引到了那栋老房子。老乡指给岚二楼的大房，那间房子朝阳，有一个不小的阳台。看见阳台，岚的心里忽然抽

紧了，很紧很紧。阳台上，怎么挂着一件女人的内衣裳？

岚的大脑一片空白。岚噤声跑上了楼梯。她喘不得喘气，撞开了那扇紧闭的房门。

锋打开房门，看见岚，阳光般地笑了：“岚，你怎么来了？”

岚瞪着锋，叫：“俺怎么能不来？”

岚冲进了房间。仅有一间卧室，卧室通着阳台。岚叫道：“人呢？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锋哈哈大笑：“俺不是出来了嘛？你没看见俺吗？”

岚气愤地说：“俺说的是女人，你把那女人藏到哪里了？”

锋还在笑：“许你在阳台上挂大裤衩，就不许俺挂件内衣裳？”

岚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岚告诉岚，自从这儿开矿以后，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些会挣钱的女人。这些人嘛……

专访马未都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会上“百家讲坛”，没这么火，但他仍然太忙了，采访他没点钉子精神不行，你得见缝插针；没点耐心也不行，因为任俩星期你根本见不到他人影，你得跟他打持久战。

马未都何许人也，您真知道他那些故事吗？

他写小说，二十几岁就声名远播；他写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让他名利双收，据说那年头他因此赚了上百万；他玩收藏，不仅建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而且几十年下来他竟以草根之身与国家级的专家形成了文物鉴定的鼎足之势……这个马未都，神人也！

马未都很清高，他说“现在的小说我根本就不读，没法看，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他不谈钱，但心里却想着能有人给他十个亿。他像极了写小说的文人。

马未都很狂傲，他说“历史上著名的瓷器收藏家，古代是乾隆爷，近代就是我了”；在文博界这么多年我总觉得碰上过什么对手”。这自信让人听着都冒汗。

马未都很精明，他说：“买古玩，我得让人家有钱赚，人家才能总想着我。要是回回把人弄一半死，我就没回的了。”

所以我的机会最多。”他将做人做事游刃于手掌间，就像他玩熟了的古玩。

马未都有洞见，他说：“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文献史观，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我讲的是证据史观，以物证史。文物就是文化的一个物证，我拿东西说话……”这话让皓首穷经的史学家们听了绝对暴！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马未都何人？您自己往下看吧。

比如我问你(拿起桌子上的杯子)这杯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把儿的？你从来都不想这类问题，但这类问题我全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想，而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可以给你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

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文献史观，但我讲究的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不错了，咱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吗？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文献上记的都是真实的呢？所以别说什么《史记》《史记》的。

我小时候对书有极深的感情，认为书里的事儿都是真的，后来当我发现书里有很多假话的时候，就特别地深恶痛绝。就好像你和一个女的结了婚，后来发现她背叛你，你就觉得特可气。

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某某两个人离婚了，结果两个人各执一词，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你听呀！这个说的也像真的，听听那个也像真的，你相信谁？自己亲历的事儿，还说不清楚呢，你怎么能相信文字记录的是真实的呢！因此我不认为文献有多么真实。

梅 辰：史学家认同您的这些观点吗？

马未都：我没跟任何人交过锋。我经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叛逆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推动了我用证据说话。通过文物使我对某些事情有了自己的认识，于是就逐渐喜欢上了文物收藏。

梅 辰：您那时玩收藏不需要太多的钱吧？

马未都：我这人一向不抽烟，二也没什么恶习，三当时本人又有稿费，这是一笔工资外的额外收入，多牛啊！因为当时人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同类同等的人钱都差不多，比如你是工人，解放军、老师，那你挣的钱都是有数的，大伙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咱可有稿费，咱这不就有钱了嘛！就可以买古董了嘛，而且那时古董也非常便宜。

梅 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

梅 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

马未都：对。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我那时出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东西就买。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

梅 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

梅 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

马未都：对。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我那时出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东西就买。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

梅 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